

论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 柔性军事存在^{*}

孙德刚

【内容提要】 中国对中东的能源、投资和贸易依存度远超过西方大国,却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未在中东部署军事基地的域外大国。本文从地缘政治主导型与地缘经济主导型二分法出发,认为西方大国在中东奉行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谋求政治主导权、反恐、防扩散、拓展民主、保卫盟友、维护侨民和能源供应安全等利益,其海外利益具有复合性,因而部署军事基地;中国在中东奉行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谋求扩大能源、投资和贸易合作,其海外利益具有单一性,因而部署柔性军事存在。中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包括亚丁湾护航编队、后勤补给基地、联合国维和部队、海外军事代表处与开展军事培训项目等形式,既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基本原则,又参与中东地区治理和保护海外现实利益。未来,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与新兴大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将长期并存;西方军事强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权力中心与亚洲经济强国主导的地缘经济权力中心将共同构成中东的二元权力结构。

【关键词】 军事基地;柔性军事存在;中国中东外交;海外利益;中东安全治理

【作者简介】 孙德刚,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安全”创新团队特约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08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4)

08-0004-26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基地的战略部署与调整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3CGJ042)的前期成果,并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编号:14PJC092)的资助。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以及汪段泳、刘宏松、岳汉景、朱杰进、余泳、邹志强、包澄章、潜旭明等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疏漏和错误由笔者负责。

一 导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动日益频繁,国内社会转型与国际体系转型的相互影响成为驱动中国外交创新的“双轮”。有学者主张对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做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解和解读,包括中国的“四不原则”——不干涉内政、不结盟、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以及不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在以上外交原则中,近年来争论较多的是中国是否应像美、英、法、俄那样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提升军事干预能力、投射军事力量,保护不断拓展却又脆弱的海外利益。关于新时期^①中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问题,国内外学者从四个层面作了初步的学术探讨。

第一,中国在中东军事部署的动机问题。部分学者从地缘政治争夺的视角,提出中国政府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通过建立商业港口、海军停靠站和监听站,将本国军事基地与在泰国(宋卡)、缅甸(科科群岛与实兑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孟加拉国(吉大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马尔代夫(甘岛)、塞舌尔(马埃岛)和苏丹(苏丹港)等的军事存在连为一体,从太平洋的南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的阿拉伯海,从而在战略上形成了“珍珠链”。^②尤其是缅甸政府拟将科科群岛租给中国作为海军基地,有助于中国打造从南海经印度洋到中东的“珍珠链”,这条“珍珠链”的终端是发展潜力巨大、中国已经建立重要经济存在的非洲大陆。^③这些学者认为,2013年10月中国提出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掩护“珍珠链”战略。特别是近年来中资企业承建从巴基斯坦唯一深水港——瓜达尔港到卡拉奇的高速公路,更引起印度和西方媒体的关注。如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从南海到西印度洋建立了“珍珠链”,这一系列军事据点像百合花瓣一样,把三亚军事基地与沿途军事据点连接起来,一直向西延伸到中东和非洲。一方面,其旨在突破美、日、韩在东亚的战略围堵,另一方面,这条蛇形“珍珠链”环绕南亚次大陆,牵制南亚霸主印度。^④

① 本文的“新时期”专指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历史阶段。

② Christopher J. Pehrson,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U. S. Army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2006.

③ Rajan Menon and S. Enders Wimbush, “New Players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2010, p. 24.

④ James Rogers and Luis Simon, “The Status and Location of th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ir Potential Role for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uropean Parliament, February 2009, p. 18.

也有学者从海外利益保护的角度分析中国中东军事部署的动机,认为中国的中东利益主要分为政治利益、能源利益和经贸利益,这三类利益经常受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包括海盗活动(如索马里海盗问题)、内战(如叙利亚)、恐怖主义(如在伊拉克和也门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地区热点问题(如伊朗核问题)等。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海外利益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全球扩展;另一方面,中国对海外利益的保护局限于外交和政治手段,设立海外军事基地具有必要性。美国防务专家丹尼尔·科斯特奇卡(Daniel J. Kostecka)认为,中国奉行“不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外交原则,旨在政策宣示上突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随着中国海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增加,中国在军事部署方面采取了灵活态度,中国向亚丁湾派出护航编队就是一例。^①

第二,中国在中东军事部署的合法性问题。有学者从“大国均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这一事实出发,分析中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合法性,认为既然日本在吉布提部署了军事基地、印度在塔吉克斯坦部署了军事基地,中国更不应该在海外军事部署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②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海外利益的拓展和军事投射能力的增强,部署海外军事基地具有必要性。^③利比亚局势恶化后,中国举全国之力,通过各种渠道撤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海外利益的脆弱性。2014年马航MH370客机失联后,中国缺乏海外军事基地作为支撑点,严重限制了搜救能力,也凸显了中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的紧迫性与合法性。正如中国海军专家尹卓指出,部署海外军事力量完全属于国家外交领域的事情。如果中国有一个相对稳定、相对固定的补给和修整基地,是较为合适的;若中国在吉布提建立海军基地,吉布提周边国家以及参加亚丁湾护航任务的国家,应该可以理解。^④

第三,中国在中东军事部署的形式问题。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中国会部署小规模军事力量,而不可能建立大型军事基地。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应对索马里海盗问题为中国海军在亚丁湾海域建立军事基地提供了重要机遇。长期以来,中国海军的首要任务是“近海防御”而不是“远洋进攻”,亚丁湾护航有助于中国海军积累经验,为建立

^① Daniel J. Kostecka, "Places and Bases: The Chinese Navy's Emerging Support Network in the Indian Ocea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4, No. 1, 2011, p. 59.

^② 刘新华:《力量场效应、瓜达尔港与中国的西印度洋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5期,第18页。

^③ Chunlong Lu and Jie Chen, "China's Middle East Policy since the Post-Mao Reform," in Mira Furic and Tom Lansford, ed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Opposition and Support for US Foreign Policy*, Hampshire, England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07, p. 70.

^④ 石江月:《中国热议海外军事基地》,载《世界报》,2010年1月6日。

蓝水海军、履行保护海外利益的“新历史使命”提供了机会。但是,中国未来不大可能在亚丁湾附近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而只会建立前沿阵地应对局部冲突。^① 荷兰学者也认为,中国向索马里海域派出护航编队表明,中国在中东地区拥有重要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在该地区建立大型军事基地。未来中国仍将依靠商业和外交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维护在中东和非洲的利益。受传统外交原则的限制,中国不会部署军事基地,但其在非洲及其附近的海军存在将不断扩大。^②

第四,中国在中东军事部署的可行性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海外进行军事部署已具备良好的条件。如印度前海军参谋长维杰·谢卡瓦特(Vijai Singh Shekawat)在《海权:印度的视角》中指出,由于中国和巴基斯坦存在安全特殊关系,中国可轻而易举在巴基斯坦部署军事基地。在共同利益驱动下,只要中巴双方签订一份协定就能办到。^③ 也有人认为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条件尚不成熟。原海军副参谋长张德顺表示,中国海军和美国海军是两种不同制度、不同任务的军队。中国不会,也没有必要建立海外军事基地。^④ 李国强也认为,建立基地问题的考虑,在目前形势下,可能性不大,操作性不强,因为中国是个内向型、战略防御性国家,从自然、地理、结构上,或者在大国责任、义务、所具备的条件上,和美国战略出发点不一样,中国设立海外军事基地既不现实,又与国情不符。^⑤

以上研究成果虽对新时期中国在中东军事部署问题做了初步考察,但有待进一步深化。首先,从理论研究来看,现有海外军事基地的理论探讨往往基于西方大国的历史经验,其所关注的海外军事基地的概念(主体、行为、特征与机制)、功能(军事作战、外交宣示、政治改造、地区治理、军事训练、抢险赈灾)、获取方式(殖民统治、军事占领、结盟、租借)和影响(双边、地区与全球层面)等,很难解释中国在海外军事部署的

① Dean Cheng, "The Chinese Navy's Budding Overseas Presence," Web Memo, No. 2752,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anuary 11, 2010,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0/01/the-chinese-navys-budding-overseas-presence>,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② Susann Kamerling and Frans Paul van der Putten, "An Overseas Naval Presence without Overseas Bases: China's Counter-Piracy Operation in the Gulf of Ade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40, No. 4, 2011, p. 119.

③ Vijai Singh Shekawat, "Maritime Power: An Indian Perspective," in Ravi Vohra and Devbrat Chakraborty, eds., *Maritime Dimensions of a New World Order*, New Delhi: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2007, p. 30.

④ 参见 Cui Xiaohuo, "Navy Has No Plan for Overseas Bases," *China Daily*, March 11, 2010; 李永升:《中国不具备在海外设军事基地的条件》,载《国防时报》,2011年12月21日。

⑤ 石江月:《中国热议海外军事基地》,载《世界报》,2010年1月6日。

情况,忽视了作为新兴大国部署海外军事力量背后的理论意义。^①

其次,从海外军事部署的类型研究来看(主要行动基地、前沿行动基地与合作安全基地),在现有海外军事部署的研究成果当中,对非正式军事存在尤其是发展中大国海外军事部署的研究相对薄弱,未能挖掘正式军事基地与非正式军事存在这两类军事部署背后的隐性逻辑及内在联系;对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海外军事部署的比较研究不足,未能解释在海外军事部署方面,为什么西方大国偏好设立军事基地,而新兴大国偏好非正式军事存在。海外军事基地旨在保护海外利益,但在中东地区,具有重要海外利益的新兴大国并未部署军事基地,而对能源、投资和贸易依存度相对较低的西方大国却部署了军事基地。对此,学界缺乏细致深入的学理分析。^②

最后,从经验研究来看,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与中东关系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双边经济关系,尤其是中国与中东的能源贸易关系,现有成果对中国在中东军事部署的论述总体比较宽泛。有些研究成果从西方战略文化和地缘政治的逻辑思维出发,对中国在中东的战略意图存在误读现象,对中国在中东军事部署的形式、动机及发展趋势等缺乏深入的学理分析。^③

① 参见 Catherine Lutz, ed., *The Bases of Empire: The Global Struggle against U. S. Military Post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Carnes Lord, ed., *Reposturing the Force: U. S. Overseas Prese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Center for Naval Warfare Studies, 2006; Robert E. Harkavy, *Strategic Basing and the Great Powers, 1200-20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达巍:《美国在全球的主要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载《国际资料信息》,2002年第6期,第6-10页;孙德刚、邓海鹏:《美国调整海湾地区军事基地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5期,第19-24页;孙德刚、邓海鹏:《海外军事基地的理论解析》,载《国际论坛》,2012年第6期,第21-27页;孙德刚:《安全认知变化与法国在非洲军事基地的战略调整》,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第117-130页;孙德刚:《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基地:一项历史的考察》,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55-64页;孙德刚:《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分析》,载《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5期,第87-119页。

② 参见赵国忠:《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及其战略企图》,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1期,第32-36页;孙德刚:《美国在伊拉克军事部署的调整:从刚性基地到柔性存在》,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2期,第55-66页;孙德刚:《美国在马格里布地区的军事存在》,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第34-52页。

③ 参见 Mohamed Bin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London: Routledge, 2002; Abdulaziz Sager and Geoffrey Kemp, eds., *China's Growing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Washington D. C.: The Nixon Center, 2010; Degang Sun and Yahia Zoubi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Revolts in the Arab World: A Case of Pragmatic Diplomacy,"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9, No. 1, 2014, pp. 2-20; Thomas Parker, "China's Growing Interests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7, No. 1, 2000, pp. 235-243; Jon B. Alterman and John W. Garver, *The Vital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 C.: The CSIS Press, 2008.

二 柔性军事存在:中国在中东军事部署的新思维

本文认为,目前学界关于中国要不要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学术论争,分成了非黑即白的两大阵营,即“要”还是“不要”、“会”还是“不会”部署海外军事基地,忽视了当前中国在海外军事部署的现状。新时期研究中国海外军事部署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建立海外军事存在,而是建立怎样的军事存在。在政策选择上,中国在部署与不部署海外军事基地这两个选项之外,实际上选择了中间主义的第三条道路——部署海外柔性军事存在。

海外军事基地是国内军事基地空间上和功能上的延伸。什么是军事基地?它的内涵是什么?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针对不同形式的军事存在,各国学者的理解不同。如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学者认为军事基地是“分布在特别设置的地区以保证军事行动之用的各种后方机关的总和,包括陆军、空军、海军和混合基地四类”。^①20世纪70年代,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对“海外军事基地”的界定相对宽泛,即“部署在海外、支持武装力量的任何设施,包括提供住宿、膳食、保健服务、军火储存、设施维修、通讯和交通等服务”。^②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所下的定义是:“基地是投射军事力量与支持军事行动的场所。”^③

一般来说,海外军事存在按照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比海外军事基地更加宽泛。狭义的海外军事存在即刚性军事存在,专指海外军事基地;广义的海外军事存在包括海外军事基地与柔性军事存在。本文的海外军事基地指一国在海外公地、领地、属地、托管地、海外省和他国土地上驻扎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进行特定的军事活动、建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设施的地区,是军队完成作战和训练任务的依托。^④海外军事基地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海外军事基地使用国通常有自由进出军事基地的权利,换言之,海外军事基地具有“独立管理”的特点,使军事区与民事区分割开来,享有一定

① 托尔钦诺夫著,姚嘉政译:《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基地是对全世界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威胁》,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②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1972: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72, p. 247; Bruce D. Porter, *The USSR in the Third World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49.

③ Roland G. Simbulan, *The Bases of Our Insecurity: A Study of the US Military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 Metro Manila: Balai Fellowship, 1983, p. 21; Joint Chiefs of Staff,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0, p. 49.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2页;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中国百科大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6-2877页。

的“治外法权”。^① 第二,从地域分布来看,海外军事基地要么位于部署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海外领土上,要么位于部署国主权管辖范围之外,前者如海外领地、属地、海外省和飞地等,后者如部署在公海或他国土地上的军事设施。第三,海外军事基地主要承担作战、侦察、威慑、指挥、控制、情报等军事任务而不是民事任务,尽管21世纪许多军事基地也兼具赈灾、公共外交、医疗援助、援建工程项目等民事任务,即“硬力量的软运用”。与柔性军事存在相比,海外军事基地干预能力更强,增加了威慑可信度,但基地部署国与东道国发生摩擦的概率增加,且维持基地的经济成本更高。

柔性军事存在包括临时部署的武装力量、技术停靠站和停泊处、联合军事演习场地、武官机构、军事补给站、维修基地、海外军火仓库、联合情报站、侦察设施、航空航天跟踪设施、地震监测站、临时使用的军事设施、军事巡逻、海外维和部队、派驻军事训练人员和顾问等。柔性军事存在不同于海外军事基地的关键在于:第一,部署国的军事力量不享有治外法权,不会成为“国中之国”或“军事特区”。第二,军事力量部署国不谋求制度化的海外驻军安排。第三,海外军事力量承担的民事功能和军事功能并重,尤其在撤侨、赈灾、搜救、保护侨民、护航、后勤补给、维和、冲突预防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第四,海外军事部署具有临时性与任务导向性,以问题解决为目标。例如,两伊战争后期,英国向海湾地区派出护航编队,包括2艘护卫舰和1艘补给舰,以阻止过往油轮遭受伊朗或伊拉克袭击。与美国在海湾的护航行动主要依靠在巴林的麦纳麦军事基地不同,英国的军事部署缺乏制度化安排并具有临时性,属于柔性军事存在。^② 2011年12月底,美国关闭在伊拉克所有永久性军事基地后,丧失了“治外法权”和“军事特区”,因而维持了在该国的柔性军事存在,包括聘用私人保安公司、保留军事训练人员、利用驻伊使领馆安插安全和情报人员、为伊拉克防空力量派驻特种兵等。^③ 美国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中凯伦山(Keren)的导弹预警雷达站也属于柔性军事存在,该雷达站隶属于美国陆军,共部署有500-700名官兵。^④ 2012年6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海军向泰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租用乌塔堡机场,建立应对灾难性飓风、海

^① Robert E. Harkavy, *Bases Abroad: The Global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7; David S. Sorenson, *Shutting Down the Cold War: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Base Closures*, London: Macmillan, 1998, p.8.

^② Ian Speller, *The Royal Navy and Maritim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Frank Cass, 2005, p.181.

^③ Dennis Steele, “The Sun Sets on Operation New Dawn, but the Shadows Remain,” *ARMY*, Vol.62, No.1, 2012, p.54.

^④ William Arkin, *Code Names: Deciphering U. S. Military Plans, Programs and Operations in the 9/11 World*, Hanover: Steerforth Press, 2005, p.139.

啸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基地,^①其主要承担民事功能,因而也属于柔性军事存在。广播中继站、光缆终端、通信设备、卫星导航地面接收站等对于国家安全战略意义重大,也是柔性军事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与军事基地相比,柔性军事存在更加灵活方便,经济成本更低,但军事干预能力弱,在危机爆发后能否发挥关键作用往往具有不确定性。

新时期中国在海外部署柔性军事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可以从政治维度、利益维度和技术维度三个层面展开探讨。政治维度就是中国在海外部署柔性军事存在的原则性问题,这里涉及中国传统外交原则的坚守与兼容性问题,即不结盟、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侵犯他国主权等。利益维度就是中国部署海外柔性军事存在以维护海外利益的必要性问题。例如,中国在海外承建项目不断增加:中国在巴基斯坦承建的瓜达尔港、中缅能源运输线、中国与邻国的高铁建设项目等,都需要中国拥有必要的军事力量维护其运营安全。技术维度的问题是海外部署柔性军事存在的可行性与操作性问题,即中国在何处、出于何种目的、部署何种形式的军事力量以及海外柔性军事存在与国内军事基地的功能对接等。

利益维度是中国在海外部署柔性军事存在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外交宣示上重申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原则,同时也为决策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富有弹性的外交政策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中国外交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创造性介入”。^③从战略意图来看,冷战后至今,中国历届政府延续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和平发展的战略。中国没有“军事地盘”,也反对“势力范围”思想,但中国的外交原则并不反对在受到威胁时部署柔性军事存在维护现实利益(而不是挑战其他大国的地区主导权)。中国在海外军事存在旨在建立“有限规模的辐射型军事力量”,其立足于辐射周边地区,实施本土之外的区域撤侨与搜救行动,在必要时可以跨出该区域,在全球范围内执行国际维和、国际救援、打击海盗、解救人质以及保护海洋通道、维护海洋权益等军事与民事任务。

从技术维度来看,新时期中国在中东建立柔性军事存在的条件不断成熟。第一,随着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建成使用,中国的军事投射能力大大提高,为中国实现国内基地与海外柔性军事存在的功能与补给对接提供了技术条件。第二,中国在近

① 孙广勇、暨佩娟、王慧:《美国在亚太加快军事基地扩充步伐》,载《人民日报》,2012年6月27日。

② Robert E. Harkav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for Overseas Bases: The Geopolitics of Access Diplomac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2, p. 27.

③ 参见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代曾是西方殖民统治的受害者,一些西方列强曾在中国土地上部署军事基地,而中国从未成为中东国家的加害国,更具有和平、友好的积极形象。正如刘中民所指出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海军的海外非军事运用的功能在不断拓展。海军外交、打击海盗、实施海上搜救、海洋灾难救援等都已经成为海军的重要功能。中国海军走出国门赴亚丁湾护航的实践表明,海外基地的或缺已构成影响中国海军巡航效率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历史上郑和下西洋的海洋和平之旅,在其所经航道上本身就有多个补给基地存在,但这并不妨碍郑和下西洋的和平性质”。^① 第三,中国与泰国、缅甸、柬埔寨、巴基斯坦、马尔代夫、苏丹、塞舌尔、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军事交流不断扩大,为今后中国在西印度洋和海湾地区建立相互联动的军事存在奠定了基础。第四,2008年12月中国海军向索马里海域派出护航编队以来,中国已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军事外交活动,如联合反海盗演习、军舰互访,并在吉布提和苏丹港等建立了临时技术停靠站,为中国海外军事存在的能力建设创造了条件。

三 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中国在中东部署 柔性军事存在的理论假设

21世纪初以来,美、英、法、俄、中、日、印等域外大国在中东部署了不同形式和规模的军事存在。与中国在中东部署柔性军事存在不同,目前美国在中东八国、英国在塞浦路斯、法国在吉布提和阿联酋、俄罗斯在叙利亚、日本在吉布提等均部署了军事基地。美国虽在地理上距离中东最远,但其克服了地缘上的劣势,在中东地区大约部署了5.5万人、数十处军事基地,军事影响力处于第一层级;英、法分别在中东部署了3000人和3400人(不含两国在北约框架下的阿富汗驻军)、数处军事基地,军事影响力处于第二层级;俄罗斯和日本在叙利亚和吉布提分别部署了200人以内的军事力量、各1处军事基地,军事影响力处于第三层级;中、印、韩尚未在中东建立军事基地,但在联合国框架下向中东派驻维和部队并向索马里海域派出护航编队,军事影响力处于第四层级。

保卫国家利益是大国海外军事部署的主要考量。按照类型不同,国家利益可分为地缘政治利益(满足国家在国际上的生存与安全需求)与地缘经济利益(满足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与发展需求)。各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综合实力和地缘环境不同,对这些利益的排序也不一样。以地缘政治利益为首要追求目标的国家奉行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以地缘经济为首要追求目标的国家奉行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

^① 刘中民:《中国应明示海外基地计划》,载《海洋世界》,2010年第7期,第10页。

表1 新时期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军事基地部署国	军事基地东道国	驻军人数	主要军事基地
美国	土耳其	1780	因切尔利克(Incirlik)、伊斯梅尔(Izmir)等
美国	科威特	14000	比林兵营(Camp Buehring)、阿瑞坎兵营(Camp Arifjan)、阿里·萨雷姆(Ali Al-Salem)等
美国	卡塔尔	3432	埃斯萨利亚(Camp As Sayliyah)兵营、乌代德空军基地(Al-Udeid)、乌姆萨义德(Umm Said)等
美国	巴林	1496	谢赫·伊萨(Sheikh Isa)空军基地、巴林港等
美国	阿联酋	546	杰布·阿里港(Jebel Ali)、富查伊拉港(Fujayrah)等
美国	阿曼	200	锡卜(Seeb)、马西拉(Masirah)和塞迈里特(Al-Thumrait)空军基地等
美国	阿富汗 ^①	32000	巴格拉姆基地(Bagram)、坎大哈机场和信丹德(Shindand)机场等
美国	吉布提	2000	雷蒙尼尔(Camp Lemonier)军事基地、安布利(Ambouli)国际机场等
英国	塞浦路斯	3000	亚克罗提利(Akrotiri)和德凯利亚(Dhekelia)基地
法国	阿联酋	500	阿布扎比扎耶德(Zayed)港、扎耶德兵营和宰夫拉(Al-Dhafra)空军基地等
法国	吉布提	2900	雷蒙尼尔(Camp Lemonier)军事基地、阿尔塔(Arta)训练中心等
俄罗斯	叙利亚	150-180	塔尔图斯(Tartus)基地
日本	吉布提	180	吉布提国际机场东北部基地、吉布提港
中国	无		护航编队、补给站、维和部队等柔性军事存在
印度	无		护航编队、补给站、维和部队等柔性军事存在
韩国	无		护航编队、补给站、维和部队等柔性军事存在

信息来源: Donna Cassata, "US Plans Significant Military Presence in Kuwait," *Times of Israel*, June 19, 2012; Kenneth Katzman, "Oman: Reform, Security, and U. S. Policy," June 29, 2009, p. 9, <http://fas.org/sgp/crs/mideast/RS21534.pdf>, 登录时间: 2014年7月20日;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Report to Congress, November 2013, pp. 11-13, http://www.defense.gov/pubs/October_1230_Report_Master_Nov7.pdf, 登录时间: 2014年7月19日; Joint Force Command, *British Forces Cyprus Pre-arrivals Guide*, April 2011, U. K. Military of Defence, London, 2011, p. 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19700/BFC_PRE_ARRIVALS_GUIDE_V9_6_NOV_2013.pdf, 登录时间: 2014年7月20日; Andrew E. Kramer, "Russian Warships Said to Be Going to Naval Base in Syria," *New York Times*, June 18, 2012; Alex Martin,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since WWII to Open in Djibouti," *Japanese Times*, July 2, 2011.

① 截至2014年5月,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基地共部署了3.2万人,加上北约等盟国的驻军1.9万人,共5.1万人。

本文根据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与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二分法,提出三个理论假设,以求分析大国对外战略的优先目标与海外军事部署类型之间的关联度。假设一: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是大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的主要动因。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突出各国之间综合实力的对抗与较量以及对战略空间和战略资源的争夺。^① 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系指主权国家从政治关系优先的角度制定对外战略,以国家安全为追求的首要目标,坚信对国家利益构成的威胁主要来自外部,因而必须通过强化地区军事领导权(即“硬控制”)才能维护国家利益。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的手段包括依靠军事结盟、部署军事基地、军事干预和改造对象国的政治制度等,既阻止域外大国在该地区扩大军事影响力,又阻止地区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发展。采取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的国家,其海外利益具有多重性,必须依靠强大投射力的军事基地加以维护。

以美、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守成大国是地缘政治主导型大国的代表,其主要从国家安全威胁的角度审视中东地区。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军事战略家、国防部顾问托马斯·巴尼特(Thomas Barnett)主张在欧洲和东亚之间的“间隙地区(gap)”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因为该地区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全球化进程缓慢,美国通过向该地区“出口安全”,将该地区与北美、欧洲和东亚的核心区连接起来。^② 巴尼特提出的“间隙地区”主要是在中东地区,体现出美国对中东的地缘政治考量。2010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向议会提交的《不确定时代的强大英国:国家安全战略》政府报告,也明确指出了国防部的核心军事任务是“保卫英国及其海外领地,确保国际和海外领地的安全,保障公民及其生活方式安全”。^③ 为落实这些目标,英国《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指出,英国将致力于解决冲突与实现稳定,必要时进行海外干预,包括合法使用强制性力量以支持英国生死攸关的利益,保护海外领地和侨民安全,该报告凸显了英国的地缘政治诉求。^④ 2008年法国公布的《国防白皮书》认为,从毛里塔尼亚到巴基斯坦的广阔伊斯兰地区存在一条“危机弧”,对于2025年以前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极为关键。该地区包括西

① 韩银安:《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刍议》,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10页。

② Alexander Cooley, *Base Politics: Democratic Change and the U. S. Military Oversea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39.

③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 Strong Britain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London, 2010, p. 27,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1936/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0日。

④ U. K. Ministry of Defence, *Overseas Territories: The Ministry of Defence's Contribution*, London, 2011, p. 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7626/overseas_territories.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0日。

非、北非、非洲之角、西亚、中亚和巴基斯坦,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教育落后、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伊斯兰激进势力和反西方势力猖獗。^① 法国《国防白皮书》的这些内容也彰显了法国对中东的地缘政治考量。

西方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体系是其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的产物,是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和美苏冷战遗产的共同结果,这些军事基地实际上基于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秉持“本土繁荣必须保持海外军事基地”这一观念的结果。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部署与其进攻性战略文化存在重要关联,亦即西方在审视中东的战略地位时,往往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以国家安全威胁来界定国家利益,尤其从反恐、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独裁、支持盟友、阻止其他域外大国在中东谋求主导权的“零和博弈”理念出发,关注中东地区军事平衡和本国在安全局势中的相对位置,而不是从现实的经贸或能源利益保护出发制定外交战略。例如,2006年美国小布什宣布,到2025年,美国从中东进口石油中的75%将由来自其他地区的石油代替。^② 加上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影响,未来十年能源因素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等美洲国家以及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等非洲国家将成为美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仍然存在,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体系不会发生根本变化。2013年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包括:(1)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2)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3)维护中东能源供应稳定;(4)确保盟国以色列、土耳其和海合会成员国的安全;(5)推广西方民主和价值观。^③ 其中只有第三项涉及地缘经济利益,其他四项均属于地缘政治利益。

假设二: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是大国部署海外柔性军事存在的主要动因。地缘经济学是地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作为一门战略研究学科,它的研究主题是国家经济竞争对国际战略空间的影响。^④ 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系指主权国家从经济

① Défense et Sécurité Nationale, *The French White Paper on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dile Jacob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8, pp. 67-68.

② Lauren Ploch, “US Africa Command: A More ‘Active’ American Approach to Addressing African Security Challenges?” *IPG*, No. 1, 2009, p. 63,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pg/ipg-2009-1/06_a_ploch_us.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③ 另可参见 Stephen Walt, “U. S. Middle East Strategy: Back to Balancing,”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1, 2013, http://www.foreignpolicy.com/posts/2013/11/21/us_middle_east_strategy_back_to_balancing,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④ Edward N. Luttwak,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20, 1990, pp. 17-21; 黄仁伟:《地缘理论演变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庆典特刊,第23页。

关系优先的角度制定对外战略,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为追求的首要目标,坚信解决国内发展问题更为紧迫,因而必须通过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即“软控制”),才能消除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的实施手段,主要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扩大海外投资、能源、贸易等领域的经济存在,通过民生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内稳定,同时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因此,与地缘政治主导型国家以安全利益为诉求不同,地缘经济主导型国家以发展利益为诉求,海外利益具有单一性。如果部署军事基地,其保护的海外利益很可能被海外军事基地的高昂成本所抵消,因而这些国家倾向于部署更具机动性、更廉价和政治风险更低的柔性军事存在。

中国、印度和韩国等新兴经济体是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的重要实施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韩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卡内基基金会预测,到2050年,西方大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总量对比将发生重要变化,西方七国集团(G7)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二十国集团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将从2012年的72.3%下降至2050年的40.5%。^①这些新兴经济体对外战略的关键是通过经济总量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撬动国际权力格局的调整。

中国是地缘经济主导型大国的典范。自冷战结束至今,中国海外贸易线没有遭受直接的威胁,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海权状况虽面临挑战,但尚未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奉行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取向。中国崛起需要海外贸易和市场,摆脱了殖民时代所强调的本土繁荣必须在海外保持军事基地的滥觞。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从地缘经济发展的逻辑出发的。2014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构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中阿合作应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②这一战略设计也是从地缘经济的角度出发的。

因此,新时期中国的中东战略主要从低政治领域的地缘经济考量出发,将维护在中东的经济利益尤其是能源、贸易与投资利益作为制定中东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新

^① Jamie Gaskarth, *British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Polity, 2013, p. 182.

^②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5日。

中国成立后,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断发展和变化,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9年为第一阶段,获得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外交承认、扩大中国在中东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是中国在中东的首要利益。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约30年时间里,中东并不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中国缺乏影响中东格局走向的重要手段和筹码。正如国外学者所言,新中国成立后30年里,中国对中东以及中东对中国都不重要。^①中国领导人始终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中东,将中东视为美苏争霸的主战场之一,^②并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的高度审视中东在牵制美苏超级大国中的战略地位。1980-1990年为第二阶段,地缘经济成为中国制定中东外交政策的主要考量,双边经贸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利益成为中国开展对中东外交的重要诉求。但是与中国对美、欧、日的经济外交相比,该阶段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往来有限。该时期中国是石油净出口国,在能源上对中东国家的依存度较低,吸引西方发达国家来华投资、增加对西方发达国家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任务。1991年以来为第三阶段,经济外交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主旋律,中国和中东双方开始在更高层次上探索双边和多边经济、贸易、投资和能源合作,地缘经济利益诉求进一步增加。^③

从表2可以看出,新时期,中国的中东政策以服务于中国的能源、投资和贸易利益为主,对于中东安全和政治发展关注度相对较低。^④中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主要是国内经济发展驱动的结果,是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的产物;美、英、法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部署是国际安全战略驱动的结果,是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的产物。首先,21世纪初以来,中国在中东建立了以海军护航编队、后勤补给基地和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维和为主要形式的柔性军事存在,与美、英、法建立正式军事基地、确立势力范围和战略利益区域存在类别上的差异。其次,同韩国和印度一样,中国虽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但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处于低水平,出于保护自己在中东不断增长却又相对脆弱的地缘经济利益的需要,与西方大国极力维护其地缘政治利益不同。最后,中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存在功能上具有单一性,在任务上具有临时性,仅限于维护低级政治领域的经贸和能源等利益;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具有作战、推广西方民主和价值观、反恐、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道主义干涉、保卫盟友等多种功能,主要维护高级政治领

① 参见 Yitzhak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1949-19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② John Calabrese,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London: Pinter, 1991, p.3.

③ Polur Raman Kumaraswamy,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Quest for Influence*, New Delhi an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p.12-19.

④ Volker Perthes, "Europe and the Arab Spring,"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3, No. 6, 2011, p.75.

表2 地缘政治主导型与地缘经济主导型国家的对比分析^①

	地缘政治主导型	地缘经济主导型
代表性国家	美、英、法	中国、印度、韩国
战略态势	进攻性战略	防御性战略
战略目标	关注本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相对位置	关注本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相对位置
战略任务	维护国际安全秩序	解决国内发展问题
战略追求	安全利益优先	经济利益优先
对待主权的立场	超越主权	尊重主权
战略手段	以军事促民主	以发展促民生
政策推动力量	国内军工集团	国内商业企业
势力范围思想	有	无
国际安全博弈	零和性	合作共赢
海外利益构成	复合性	单一性
海外利益要素	谋求地区主导权、反恐、防扩散、拓展民主、保卫盟友、维护侨民和能源供应安全等	维护投资、贸易和能源等现实利益
海外军事部署	军事基地	柔性军事存在

域的军事与安全利益。

假设三: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与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是动态的,会相互转化,海外军事存在的形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大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还是柔性军事存在不是由其宣示的外交原则所决定的,而是由其海外利益的类型决定的。从历史经验来看,美苏等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经过了从地缘经济主导型利益到地缘政治主导型利益的转变过程,且在地缘经济利益占主导地位时期,都重申不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而当地缘政治利益占主导地位时,均纷纷抛弃了原先设定的外交政策。

以美国为例,在独立后相当长时间里,美国是个远离欧亚大陆的地区国家,加上奉行“门罗主义”,其将主要精力放在经营西半球新大陆这一美国的“后院”,谋求地缘经济利益,对建立类似于大英帝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不感兴趣。然而,随着美国地缘政治利益不断上升,其从北美地区经济大国逐步变成世界军事强国。从一战到二战是

^① 俄罗斯、德国和日本介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主导型国家之间,在国家发展战略上既追求地缘政治利益又追求地缘经济利益,属于“混合型”。三国分别在叙利亚、阿富汗(北约框架下)和吉布提建立了军事基地。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混合型”国家海外军事部署的偏好。

美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其在海外的军事部署也从柔性军事存在提升为军事基地。一战爆发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基地仍然屈指可数,主要是分布在菲律宾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威克岛、中途岛、夏威夷群岛、巴拿马、古巴、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等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基地。与同时期英法相比,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的规模和数量仍十分有限。1938年,美国在海外拥有14处军事基地,^①但自1941年通过《租借法案》开始,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数量迅速增加,并相继租用了英国在百慕大群岛、巴哈马群岛、牙买加、安提瓜岛、圣卢西亚、特立尼达、英属圭亚那和纽芬兰的基地,以阻止意大利和德国对新大陆构成的威胁。^②截至1946年,美国在世界五大洲共56个国家建立了400个大型军事基地和数千个中小型军事基地,完成了构筑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环形包围圈”。^③如果说古代帝国如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花费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时间,美国二战后建立全球军事基地仅花费了五年左右的时间。

苏联也是如此。二战结束后,斯大林积极支持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呼吁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国家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不要将军事基地租让给他国。随着苏联国力上升,其全球地缘政治利益也不断上升,逐步效仿美国,除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还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系列军事基地。20世纪70年代开始,苏联在古巴、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利比亚、几内亚、刚果(布)、安哥拉、莫桑比克、索马里(截至1977年)、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等亚非拉所谓“进步国家”建立军事基地。^④

四 新时期中国在中东柔性军事存在的主要形式

本文的“中东地区”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包括受伊斯兰影响较大的西亚、北非和东非的“大中东地区”,其处于欧、俄、中、印等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占世界能源储量的2/3,成为大国争夺和全球治理的战略重点。选择中东地区为实证分析地区,主要是因为该地区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美、英、法、俄、日、中、印等域外大国均部署有

① Catherine Lutz, “Obama’s Empire: An Unprecedented Network of Military Bases That Is Still Expanding,” *The New Statesman*, July 30, 2009, p. 12.

② James R. Blaker, *United States Overseas Basing: An Anatomy of the Dilemma*, New York and London: Praeger, 1990, pp. 10–12.

③ Roland G. Simbulan, *The Bases of Our Insecurity: A Study of the US Military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 p. 32.

④ Robert E. Harkavy, *Strategic Basing and the Great Powers, 1200–2000*, p. 13.

军事存在的地区,有助于就“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同大国海外军事部署的关联度”做对比分析。相比之下,在亚太、北美、南美地区,仅美国部署了军事基地;在中亚地区,仅美、俄部署了军事基地;在印度洋,仅美、英、法部署了军事基地;在非洲,仅美、法部署了军事基地。

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是中国军事外交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海外利益的支撑点。中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准则,在中东地区建立了若干形式的柔性军事存在。

(一) 中国在亚丁湾的护航编队

索马里海盗猖獗不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和危害国际航道自由通行的隐患,而且牵动大国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神经。2008年12月以来,中国向索马里和亚丁湾海域派出的护航编队既有海军作战部队,又有特别行动部队,是郑和下西洋600多年来中国海军首次向西印度洋派出护航编队。^① 中国向亚丁湾海域派出护航编队主要是从保护中国和其他国家商船不受海盗侵扰的经济角度出发,因为中国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88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的缔约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汇报中央政府,最终向亚丁湾海域派出了护航编队并延续至今。^② 这足以表明:中国向亚丁湾派出护航编队是从中国地缘经济利益保护的需要出发而实施的临时性军事部署,而不是从地缘政治争夺的需要出发,争夺势力范围。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担心中国从中东攫取乃至垄断石油资源,与伊朗开展能源合作,从而和美国形成能源竞争关系。^③ 中国在索马里附近海域护航,也被许多西方媒体渲染为寻求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信号弹”。即便如此,大国在索马里海盗问题的解决上已建立了初步的交流关系和互信,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舞台上同其他国家开始形成良性互动关系。《2013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截至2012年12月,共派出13批34艘次舰艇、28架次直升机、910名特战队员,完成532批4984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其中中国大陆1510艘、香港地区940艘、台湾地区74艘、澳门地区1艘;营救遭海盗登船袭击的中国船舶2艘,解救被海盗追击的

^① Daniel M. Hartnett, “China’s First Deployment of Combat Forces to a UN Peacekeeping Mission—South Sudan,”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March 13, 2012, p. 3, http://origin.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MEMO-PLA-PKO_final.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9日。

^② Tom Pember-Finn,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Emerging Security Nexus,” *Greater China*, Vol. 11, No. 1, 2011, p. 38.

^③ Michael Klare and Daniel Volman, “America, China & the Scramble for Africa’s Oil,”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3, No. 108, 2006, pp. 297–309.

中国船舶 22 艘。”^①未来,随着反海盗多边合作机制的完善,中国必将拓展中东军事存在的新领域。

中国在亚丁湾护航同西方大国在中东建立的军事基地存在本质的不同:西方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主要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出发点是打击反西方、反以色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势力,是西方国家的单独或集体安全行动;中国在索马里的护航行动从地缘经济的角度出发,按照安理会决议采取预防性措施,不谋求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不侵犯索马里或其他国家的主权,不谋求政治势力范围,不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二) 中国在中东的后勤补给基地

中国在中东建立柔性军事存在的第二种形式是在中东建立临时海军停靠站和后勤补给基地,吉布提港、苏丹港、吉达港、萨拉拉港、塞舌尔的马埃岛等都是中国在中东的重要后勤补给基地。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在海外建立补给基地的紧迫性越来越大。正如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所言:“作为一个国家,随着它的非武装船舶和武装舰船离开其海岸的那一刻起,就立刻会感到需要一些能供平时贸易、避难的补给的据点。目前,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一些友好的港口……并且在和平时期,这些地方都可以作为避难场所。所以商船船员以其直觉感到需要在贸易线的远处寻找一个或多个停泊地,他们往往通过诉诸武力或是以恩惠得到这些地方,然后使船员或其代理人可以比较平安地待在那里,使他们的船舶可以安全地停泊在那里,可以连续不断地搜集在大陆上有销路的货物,等待本国船队把它们运回去。”^②

从长远来看,中国海外战略支撑点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平时舰船油料、物资补给点,如吉布提港、也门亚丁港、沙特阿拉伯吉达港、阿曼萨拉拉港,补给方式以国际商业惯例为主;二是相对固定的舰船补给停泊、固定翼侦察机起降与人员休整点,如塞舌尔的马埃岛,补给方式以中短期协议为主;三是较为完善的补给、休整与大型舰船武器装备修理中心,如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补给方式以中长期协议为主。^③ 这些后勤补给基地主要为中国在中东、非洲之角和其他地区执行维和、反海盗护航等的军事力量提供短期修整的场所,但不承担军事作战任务,不在东道国划定军事区或基地区等,符合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年中国的国防: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2013年4月,第20页,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16/c_115403491.htm,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② 阿尔弗雷德·马汉著,安常容等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③ 海韬:《海军建首批海外战略支撑点?》,载《国际先驱导报》,2013年1月10日。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精神。

第一,吉布提港是中国在中东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吉布提与中国一直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自从2008年年底中国南海舰队首次派出军舰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后,吉布提港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一样,是中国舰队停泊补给的两大港口之一,吉布提成为中国开展军事外交、打击索马里海盗、执行护航任务和维持中国在西亚、东非地区利益的依靠国家。近年来,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多次停靠吉布提修整和补给。

第二,印度洋上塞舌尔的马埃岛也有望成为中国在中东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目前,美国在塞舌尔群岛上设有一处无人侦察机基地,这些侦察机主要服务于打击索马里及也门的海盗和恐怖分子。中国和塞舌尔于2004年签署《军事合作协定》,规定中国为塞舌尔训练50名军人。2011年12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率领40人代表团访问塞舌尔,塞舌尔外长让-保罗·亚当(Jean-Paul Adam)表示,塞舌尔邀请中国在其境内设立军事基地,以加强打击海盗的能力。但是,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谢绝了塞舌尔政府提出的“建立军事基地”的邀请。2011年,中国与塞舌尔续签了2004年签订的《军事合作协定》,还向塞舌尔赠送两架“运-12”飞机,但中国政府不愿意部署军事基地,而只愿像在吉布提一样,建立后勤补给站。2012年,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率团访问塞舌尔,并会见塞舌尔总统詹姆斯·米歇尔(James Michel),进一步密切了两国军事交流,并重申无意在塞舌尔部署军事基地。

除吉布提和塞舌尔外,2011年利比亚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利用在索马里海域的护航舰队和苏丹港,将35860名海外侨民撤至安全地带。中国大型军用运输机也从乌鲁木齐出发,参与撤侨行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撤离海外公民行动。^①中国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在地中海执行大规模撤侨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在中东的后勤补给基地如吉布提港、苏丹港等均发挥了辅助作用。

(三) 中国在中东的维和部队

中国在中东建立柔性军事存在的第三种形式是在联合国框架内派出维和部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前,中国对国际维和的评价基本是负面的,认为这是大国干涉小国内政的工具。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国际维和行动范围不断拓展,20多年来先后执行了20余次维和行动,参与维和官兵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新闻办公室:《2013年中国的国防: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第20页。

达1万余人。^①2000年,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在河北省廊坊市成立,一次可培训200名维和官兵;2001年,中国成立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2002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UN Stand-by Arrangements System)。^②2010年,中国共有1955名官兵在9个联合国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累计派出维和官兵17390人次。20余年来,中国的维和人员共修建桥梁230处,道路8000公里,清理地雷和爆炸装置8700余处,运送商品430万吨,救治当地平民6万多人。^③截至2011年8月,中国承担联合国维和任务的人数为1925人,维和人数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居第15位,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超过法国居首位,承担的维和费用在世界上居第7位。^④《2013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透露:“截至2012年12月,人民解放军有1842名官兵在9个联合国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其中,军事观察员和参谋军官78人,赴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工兵、医疗分队共218人,赴联合国利比亚特派团工兵、运输和医疗分队共558人,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工兵、医疗分队共335人,赴联合国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工兵、医疗分队共338人,赴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特派团工兵分队315人。”^⑤此外,中国参与国际维和的制度化建设不断提高,继2000年8月中国在河北廊坊成立首个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后,2009年11月又在怀柔成立了中国维和部队培训中心。^⑥

中东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点地区,尤其是中国能源和投资利益较集中的苏丹和南苏丹。一方面,中国向中东派遣维和部队有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升政治影响力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有维护中国在中东地区现实利益的考虑。1990年,中国首次参加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向总部设在耶路撒冷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 Tru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派出4名观察员。自2005-2006年开始,中国参加联合国中东维和部队的人数大幅度增加。2006年3月,中国向黎巴嫩南

① Nina Hachigian, Winny Chen and Christopher Beddor, “China’s New Engag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November 2009, p. 13, http://cdn.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issues/2009/11/pdf/chinas_new_engagement.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② David Gosset, “China: A Trustworthy Peacekeeper,” *China Daily*, October 27, 2012.

③ Bernardo Mariani, “Starting to Build? China’s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aferworld Briefings*, October 10, 2011, p. 2, <http://www.isn.ethz.ch/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Detail/?lng=en&id=135358>,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Kossi Ayenagbo, et al., “China’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Africa: From Unwilling Participation to Responsible Contribution,”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2, 2012, p. 30.

④ Bernardo Mariani, “Starting to Build? China’s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 2.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年中国的国防: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第21-22页。

⑥ Bernardo Mariani, “Starting to Build? China’s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 2.

部的哈尼亚派出1个扫雷连、1个工兵连、1个保障连和1家医院,共182人。2006年5月,中国向联合国在苏丹的维和行动派出435人的后勤部队,包括275人的工兵连、100人的运输连和拥有60人医疗分队的医院。^① 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的维和部队随后调整为3个工兵排、1个打井排、1个警卫排和1个医疗分队。^② 近年来,中国共参与了联合国在中东的五项维和行动,分别是:(1)位于耶路撒冷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2名观察员);(2)位于黎巴嫩南部哈尼亚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派出343名军人);^③(3)位于南苏丹共和国的“联合国苏丹特派团”(派出444名军人、18名警察和12名军事观察员);(4)位于联合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联合国-非盟苏丹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派出321名军人);(5)位于西撒哈拉的“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派出12名军事观察员),^④共1152人。

2012年以前,中国参与联合国在中东五项维和行动的方式主要以派遣工兵为主,也包括派遣一定数量的军事观察员、警察、医护与后勤人员。2012年1月,中国首次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出作战部队,其主要任务是给中国参与南苏丹共和国维和行动的中国工兵和医护人员提供安全保护。这支作战部队来自隶属济南军区的第54集团军的第162摩托化步兵师。^⑤ 第162摩托化步兵师是中国一类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其参与联合国在南苏丹共和国的维和行动不仅有助于维护中国工兵和医护人员在南苏丹共和国的安全,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扩大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范围,增强了中国在中东柔性军事存在的内涵。

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中东维和行动有利于新时期中国在中东开展军事外交。一方面,中国的维和人员一般是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后勤部队,包括工兵、警察等。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不仅掌握了基本的军事管理与后勤保障技术,而且可以检测通信设备和提高战术能力,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⑥ 另一方面,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中东的上述五项维和行动也促进了中国与中东国家以及域外大国维和人员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中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不仅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

① Yin He, “China’s Changing Policy o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2007, p. 34.

② 赵国忠:《中国与中东的军事外交》,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2期,第8页。

③ Bonny Ling, “China’s Peacekeeping Diplomacy,” *China Rights Forum*, No. 1, 2007, p. 2.

④ Xulio Ríos,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 Missions,” *FRIDE*, October 2008, p. 1, http://www.fride.org/download/COM_China_peace_operations_ENG_oct08.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9日。

⑤ Daniel M. Hartnett, “China’s First Deployment of Combat Forces to a UN Peacekeeping Mission-South Sudan,” p. 3.

⑥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Asia Report*, No. 166, 2009, p. 15.

国形象,也维护了中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如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和南苏丹共和国的维和部队维护了中国在苏丹和南苏丹的石油利益。

新时期,中国在中东国家建立的军事代表处、中国在中东的军事培训和援助项目等也是柔性军事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军事交流不断拓展,中国与150个国家建立了军事联系,在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代表处,85个国家在中国建立了军事代表处。2009-201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事代表团出访40多个国家,有6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访华。^①由于中国长期奉行近海防御政策,军事投射能力有限,实战经验不足,亚丁湾护航、建立海外后勤补给站以及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有助于中国积累实践经验,促进中国在中东的军事外交,提升中国的中东军事战略。^②

五 中国在中东柔性军事存在的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分析

迄今为止,中国在海外没有建立一处军事基地,所谓中国在缅甸的实兑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塞舌尔的马埃岛、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港和马尔代夫的甘岛建立“中国海军基地珍珠链”的报道,最后均证明是空穴来风。正如安德鲁·塞尔斯(Andrew Selth)所言:关于中国在缅甸安达曼海大椰子树岛的大型情报站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海基岛海军基地的报告,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谣传。^③中国在上述国家虽无军事基地,却建立了柔性军事存在。中国建立的柔性军事存在主要出于维护中国海上能源运输线安全的现实利益考量,而不是争夺海权、排挤其他大国的军事考量。

中东地区是西方大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美、英、法等在中东拥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中国通过加强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往来扩大在中东的经济存在,并辅以柔性军事存在加以保护,这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形成了较好的错位竞争关系。^④21世纪初,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分为能源利益、投资利益和经贸利益三大组成部分,中国在中东建立的柔性军事存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应联合国和地区组织的邀请而部署的力量,旨在保护自己正当的现实利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中国的国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② Bernardo Mariani, "Starting to Build? China's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 3.

③ 安德鲁·塞尔斯:《关于中国在缅甸军事基地的谣传》,载《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第1页。

④ 参见 Geoffrey Kemp, *The East Moves West: India, China, and Asia's Growing Presence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第一,中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旨在维护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利益。与冷战后美、英、法在中东建立军事基地主要出于强化势力范围、巩固在中东领导地位、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中东民主化和打击伊斯兰激进势力等目标不同,中国出于维护自身地缘经济利益特别是能源利益而在中东部部署柔性军事存在。截至2013年,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中东能源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在中东的投资项目日益增多,中东局势动荡所带来的风险也逐步增大,需要多种手段维护中国在中东的能源、投资和贸易利益。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东能源在中国进口能源中的比重始终处于重要位置,中东与中亚、俄罗斯和非洲一道,成为中国进口石油的四大来源地,也是中国进口石油的首要来源地。^①

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发生以来,中国中东能源利益受到双重挑战:一方面,中东产油国国内局势动荡、政权更迭和地区热点问题突出,如利比亚的政权更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的异军突起、伊朗核问题的久拖不决、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海盗问题甚至有进一步蔓延和恶化的危险等;另一方面,中东在中国能源利益中的比例上升,中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度超过了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存度,意味着以往中国对中东安全事务保持超脱与不介入的政策越来越困难,中国扩大柔性军事存在部署的动力增强。2008年,中国进口石油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中东,达8962.07万吨。^②2013年中国十大石油进口国中,中东国家就占了6席,分别是:沙特阿拉伯、阿曼、伊拉克、伊朗、阿联酋和科威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利益主要集中在海湾地区以及苏丹和南苏丹,而这两个地区都是中国在中东柔性军事存在较为集中的地区,包括游弋在亚丁湾海域的护航编队、中国驻南苏丹共和国和苏丹达尔富尔的维和部队以及该地区后勤补给基地如吉布提港、苏丹港、塞舌尔港等,中国的军事代表处和军事培训项目也大多集中在该地区。这些柔性军事存在的救援半径基本覆盖了上述主要能源出口国。相比之下,中国在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能源利益相对较少,中国的柔性军事存在类型和规模也相对有限。

第二,中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旨在维护中国的投资与贸易利益。20世纪80

^① Michael Dillon, "The Middle East and China," in William Edward Carter and Anoushiravan Ehteshami, eds., *The Middle East's Relations with Asia and Russia*,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56.

^② Zhao Hongtu, "China's Energy Interest and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in Abdulaziz Sager and Geoffrey Kemp, eds., *China's Growing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pp. 45-46.

年代以来,中国将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视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中东从牵制美苏霸权的中间地带变成中国拓展经贸合作的重要舞台。正如国外学者所言,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面临相似的国情和任务,如人口众多、民族构成复杂、资源有限、就业压力大、环境恶化和民生改善任务艰巨等,中国不希望中东成为中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而是希望中东成为提升中国经济影响力的重要力量。^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增加,中东国家成为中国海外贸易和投资的重要伙伴。中东地区扩大了中国商品和投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国内过剩的产能,也优化了中国国内产业结构。世界银行2009年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04-2006年,由于国际油价飙升,中东国家对华出口增加了41.1%,特别是随着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扩展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东国家奉行“向东看”政策,开始将目光投向具有重要经济发展潜力的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对华投资也呈快速增长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在中东的投资与贸易利益也不断扩大。2009年11月,中石油与英国石油公司共同投资150亿美元开发伊拉克鲁迈拉(Rumaila)油田便是一例。^②

随着中国对中东能源、出口市场的依赖,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往来不断拓展,中东海湾地区正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东国家“新丝绸之路”的枢纽,是双方人员、资本和市场要素交流的舞台。^③截至2010年,70家中资企业雇用了1.6万名中国工人在沙特阿拉伯从事经贸活动;中国在迪拜的“中国中东投资贸易促进中心(Chinamex Middle East Investment and Trade Promotion Center)”占地15万平方米,有3000家中资企业设有代表处;中国在迪拜共有20万侨民,成为海外最大的非永久居留华人社区。^④中东地区不仅关系到中国与中东各国贸易关系的发展,也影响中国向非洲和欧洲拓展、扩大贸易往来,成为中国扩大在欧洲和非洲地区经济存在的中转站。中国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的护航编队和其他柔性军事存在,在预防突发事件、救灾、撤侨等层面发挥了重要“桥头堡”作用,有助于维护从中国南海到海湾地区长达

① Harris Lillian Craig, *China Considers the Middle East*, London: Tauris, 1993, pp. 268-269.

② Zhu Feng, “Oil Nexus vs. Diplomatic Crux: China’s Energy Demands, Maritime Security and Middle East Aspirations,” in Abdulaziz Sager and Geoffrey Kemp, eds., *China’s Growing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p. 32.

③ Miria Pigato, *Strengthening China’s and India’s Trade and Investment Ties to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2009, Overview xvii.

④ Abdulaziz Sager, “GCC-China Relations: Looking Beyond Oil-Risks and Rewards,” in Abdulaziz Sager and Geoffrey Kemp, eds., *China’s Growing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p. 10.

5000 公里的海上贸易运输线安全以及在中东地区的侨民安全和投资工程项目安全。

六 结论

西方大国在中东拥有能源、投资和贸易等地缘经济利益,但是总体上以地缘政治利益为主;中国在中东拥有提升大国地位、打击“东突”等分裂势力等地缘政治利益,但总体上以地缘经济利益为主。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在中东部署军事基地、追求地缘政治利益,包括维护在中东的政治主导权、反恐、防扩散、推广西方民主和价值观、保卫盟友、阻止其他大国垄断中东事务等高级政治目标,与中、韩、印等亚洲大国在中东追求地缘经济利益,如能源利益、投资利益和贸易利益等低级政治目标形成反差。中国如果奉行在中东建立柔性军事存在、保护现实利益的做法,其与其他大国中东战略的互补性与兼容性就会更强。

随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崛起,其在中东建立柔性军事存在的战略与西方大国军事基地、军事联盟和军事干预三位一体的军事战略将产生更加密切的互动关系。未来在建立海外柔性军事存在的过程中,如何打消西方和国际社会的顾虑,既坚持中国传统的防御性外交原则,又能积极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是问题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应坚定“军事走出去”的步伐,但短期内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的政策条件和技术条件尚不成熟,这是由中国在中东地缘经济利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决定的。中国向索马里海域派出护航编队,向南苏丹共和国、苏丹达尔富尔、黎巴嫩和西撒哈拉派出维和部队,利用马埃岛、吉布提港、吉达港、萨拉拉港和苏丹港等作为后勤补给站以及在中东的军事培训项目和设立军事代表处等,使柔性军事存在的内涵不断丰富。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逐步付诸实施,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存在正通过陆上(中亚)与海上(印度洋)两条线向西拓展。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建立陆上柔性军事存在和拓展中国从南海到印度洋的海上柔性军事存在是未来中国扩大在中东军事存在的两条路径。

中国在中东建立柔性军事存在,既与中国传统外交原则——不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相兼容,又是中国对在现实利益保护的现实需要,更是新时期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一书指出,21 世纪,美国、西欧和日本组成了“传统核心区”,中国、印度、巴西等形成了“新核心区”,这两大核心区均具有较高度度的全球化进程,成为人类发展与进步的发动机。相比之下,中

东、部分亚洲国家、南美洲、加勒比和大部分非洲地区则是边缘地带,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地区。^①美、英、法以军事基地为依托,在中东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中、印、韩以柔性军事存在为依托,在中东谋求地缘经济利益。西方军事强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权力中心与亚洲经济强国主导的地缘经济权力中心使两大力量板块错位竞争,形成中东的二元权力结构。实现东西方大国、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在中东的战略协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参与中东地区治理、海外利益保护和构建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将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以中东地区为考察范围所得出的结论,对亚太地区是否具有解释力,仍需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美在亚太均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但是,从双方的优势来看,仍然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占据优势,即地缘经济优势;而美国在军事、政治和安全领域占据优势,即地缘政治优势。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亚太地区已经建立起引人瞩目的经济存在并开始在泰国、柬埔寨等地筹划建立柔性军事存在,而美国通过双边联盟体系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强化了其军事基地。与在中东地区一样,中美在亚太地区分别依靠自己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进行错位竞争,有望建立亚太“双领导体制”。^②

未来,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不断丰富,中国保护海外利益的柔性军事存在的形式也日益多元化。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大国,国内面临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艰巨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改变。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在亚太还是在中东地区,地缘经济而不是地缘政治利益将长期成为中国的首要海外利益,以经济财富的增长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仍然是新时期中国奉行的基本战略。中国在海外依靠柔性军事存在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截稿:2014年6月 实习编辑:冷鸿基)

^① 参见 Thomas P. M. Barnett, *The Pentagon's New Map: War and Pea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2004。

^② 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第7-26页。